



余桂榕與所上好友到部落遊學。

原住民知識份子的歸屬

原住民知識層の歸屬

To Where Do Aborigines of Knowledge Belong

文·圖 | 余桂榕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近來一位研究所排灣族的學弟在課堂分享到，做為一個研究生自己在部落的角色與現實生活上的矛盾；他在部落很活躍，但是在帶領青少年做許多的社區服務及活動中，常被族人質疑「學歷成就」的虛幻與不切實際，認為有工作賺到錢才是真的，高學歷的追求只是離開部落越來越遠。母親甚至告訴他：（考上）公務員才是人！因此同時他也正在準備原住民公務人員特考！道出了做為一個研究生在部落「格

不入」的處境：裡外不是人！在大社會環境中無法融入，在部落又沒有歸屬。

「（考上）公務員才是人」這句話透露出現今部落的價值，有地位有財勢才是生活的目標，才能夠被人肯定與尊敬，更透露出過去至今原住民社會價值的轉變與社會的脈動密不可分。

原住民知識份子的示範與啓示？

我做為一個原住民女性

研究生，游移在部落與大社會之間，害怕部落對自己的質疑而想遁逃。連當初考上研究所、唸研究所期間都不敢在部落「表白」，還特別向母親叮嚀若是別人問起就告知在某地方工作，絕對不能透露還在唸研究所的事。這是我害怕被族人質疑高學歷與現實生活的差距而被否定的焦慮與躲藏之道。高學歷有什麼用？反而聽不見部落的聲音？有工作多餘的錢才能挺胸…。然而，面對這



身為「局內人」的原住民研究生，相較於「局外人」更容易融入族人的思維與情感的表達，對當地的生活也有更深刻的理解。



所上研討會，筆者分享主題：從部落工作看部落教養觀。

般處境議題，我想該自問的當是高學歷的原住民知識份子給大家什麼樣的示範與啟示？

什麼是原住民？是不是戶口名簿註記欄，有著山地原住民或是平地原住民就是！那什麼又是原住民知識青年/菁英？是不是我是原住民年輕人，我學會了在外一般的「專業知識」，而必須脫離了原生故鄉的「在地知識」。而我可以用原住民的身分，加上部落老人家不懂的「專業知識」，在部

落貢獻專業及意見，服務於部落，有能力替部落發聲，以為就是在為邊緣發聲？如果這樣就算是原住民知識青年/菁英？

那麼，我為什麼是你們眼中的原住民知識青年？

與外界對話， 跨越不同民族

比起部落老人家的經驗技能，我沒有；因為那個經驗技能，只能適用在特定的地理空間當中。比起在部落孕育孩子、養育部落的婦女們的生命

力，我沒有；因為我的幼教專業告訴我，如何啟發孩子的智能，卻沒有尊重生命的多元。與大社會互動的我，多了一項可以與外界對話的機會，並可以跨越在不同民族。但我常像是一個多面人，有時會像精神分裂般，頓時不知道要扮演哪一個自己？在部落時，必須用部落文化脈絡中理解的語言互動；而當回到工作崗位時，又必須收起部落的「樣子」，嚴肅而俐落的跟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相處。為了讓自己「很文明」，用字遣詞必須清晰而高明，這是我所學來的「最好」使用的語言。



余桂榕

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族名Balalavi Adus，1978年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幼教師資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生。關懷的興趣：研究記錄/台灣原住民婦女（文化）議題、原住民幼兒（文化）教育，致力原住民多元文化教育之相關議題。

有原住民身分，不等於擁有絕對的文化解釋權

綜觀原住民的研究生，有很長的時間必須接受一般教育，與部落的生活總是疏遠，加上母語能力較弱，自然對部落文化的認識與解釋較為生疏。身為「局內人」的原住民研究生，相較於「局外人」更容易融入族人

的思維與情感的表達，對當地的生活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但另一個隱憂是，「局內人」可能失去研究的敏感度，對自己文化已經習以為常，反而無法體會其中的隱喻。這也是原住民研究生必須要學習與克服的。

面對一般教育的高學歷與部落知識，我有幸的可以從學術訓練的知識，了解自己與本民族文化的關係。同樣的，做為知識份子，提升文化視野，提出批判與反省是必須不斷培養的能力。原住民的研究生不能因為有原住民身分，就可以擁有絕對的文化解釋權，而認為別人的研究就不客觀、不接近事實。◆



原住民研究生：祈禱趕快畢業找到工作。